

反卫星武器现已成为美国官方首要优先事项

来源：美国战区网站 发布时间：2026/08/13

基本信息

关键词	反卫星武器, 美国
来源	美国战区网站
发布时间	2026/08/13
原文链接	https://www.twz.com/space/new-anti-satellite-weapons-now-officially-a-top-u-s-priority

具体内容

美国太空司令部 (SPACECOM) 司令表示，拥有一种“可信且公认”的手段来破坏甚至摧毁太空中的敌方资产，对于威慑对手并在轨道上爆发重大战斗时生存至关重要。美国官员已经越来越公开地表达了他们对新型进攻性“轨道战”能力的渴望。中国在轨道上迅速扩展情报收集和其他能力，以及反卫星武器库，是这一推动力的核心因素。

美国太空军将军斯蒂芬·怀廷在昨天于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举行的年度空间与导弹防御 (SMD) 研讨会上明确呼吁新的“综合空间火力”能力，包括轨道和/或大气层内的非动能和动能选项，TWZ 也出席了该研讨会。SPACECOM 是负责美国所有太空军事活动的主要联合军种指挥部。

美国太空军司令部司令斯蒂芬·怀廷将军于 2026 年 8 月 10 日在独立的 2026 年 DoDIIS 全球会议上发表演讲。

“从最广泛的角度来看，总统《确保美国太空优势》行政命令中所要求的响应性和适应性国家安全空间架构最关键的特点，是生存能力至少与性能同等重要，”怀廷说。“在太空中，没有安全的港湾。你不能挖壕沟或建造盾牌。我们的卫星总是或可预测地处于对方的武器交战区。我们可以制造人类历史上性能最优、最精致的卫星，但如果它们依赖脆弱且可瞄准的辅助基础设施，下一场战争的第一天性能将降为零。”

“太空生存能力不仅仅是有好东西或有点好。必须拥有。现在让我们具体一点。我已经解释了我们需要的设备有多耐用，但现在我想告诉你们我们 2029 至 2033 财年（2029 至 2033 财年）的综合优先事项清单，”航天司令部负责人继续说道。“我们已经评估了风险和潜在缺口，确定这是我们完成第十条和统一指挥计划职责所需的五大能力。这不仅仅是一个愿望清单。这是向多个受众发出的明确要求信号，描述了我们完成任务所需的作战能力。”

“第一和第二是综合太空火力和反近氧核武器，使我们能够确立太空优势，”他说。pLEO，有时也写作 P-LEO，代表扩散近地轨道，指的是该轨道区域内分布着数百甚至数千颗卫星的星座。美国军方本身也在该领域投入大量资金，开发和部署更具抵抗攻击能力的新型太空能力。

DARPA

怀廷将军在演讲中概述的另外三条努力方向分别是改进指挥与控制、更强的太空态势感知以及增强轨道上资产机动能力。

“我们是一个作战指挥部，我们战斗是为了赢得战争，”怀廷宣称。“要赢，我们需要可信、被认可、动能和非动能火力。它们是我们建立空间优势和恢复可信威慑的关键组成部分。”

“我们的太空资产需要像联合部队其他部队一样进行射击、机动和通信，这样我们的太空资源才能使联合部队能够射击、移动和通信，”航天司令部负责人还表示。“简而言之，太空需要像联合部队一样战斗，以增强联合部队的作战能力，削弱对手的能力。”

导向能量武器以及网络攻击对友方卫星（即使是分布式星座卫星）构成的威胁，在周二 SMD 研讨会的另一场专题讨论中被提及。

“如果你有一万颗卫星为你提供服务，你肯定不会试图用一万颗卫星直接升空攻击，发射一万颗卫星。”美国陆军中将、太空司令部副司令里克·泽尔曼在小组讨论中说。“我鼓励我们的对手尝试用这种方式击落一万颗卫星。我觉得他们不会。所以，就像我们所做的那样，

我们的目标团队会努力寻找各个节点，让你获得一对多解决方案。”

“我认为，针对繁多星座的一对多解决方案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网络，”他继续说。

“我觉得另一个是定向能量，因为那个机会成本不高，对吧？所以这两项技术是我担心的。”

“定向能的非动能效应，安装在各种平台上，从地面到太空及介于其间的各个地方”，也可能是“机会”，陆军太空与导弹防御司令部（SMDC）副司令德鲁·摩根准将，另一位小组成员后来也表示。在太空环境中，非动能定向能量“效应”可能包括所谓的“炫目”，即利用激光致盲卫星光学系统而不造成永久性损伤。过去，美国官员曾表示，友军在轨上的资产经常遭受各种非破坏性攻击。

目前，一系列名为反通信系统（CCS）的地面电子战系统是美国军方唯一公开承认的进攻性反太空能力。今年六月，美国太空军宣布已“操作接受”该系统最新版本，称为 Block 10.3，代号为 Meadowlands。

多年来一直有迹象表明，美国军方可能在机密领域拥有其他作战中的反卫星能力，或者至少正在积极进行相关实验。2019 年，时任空军部长希瑟·威尔逊曾暗示，可能需要举行某种公开实弹演示，以威慑潜在对手，如俄罗斯和中国，攻击美国的太空基地。

值得一提的是，拜登总统政府在 2022 年宣布对破坏性直接上升反卫星武器试验实施自我暂停，但目前尚不清楚该禁令是否仍在执行。正如 TWZ 当时指出的，这并不排除美军利用其他测试手段来帮助开发这些能力的可能性。太空反导拦截器现已成为特朗普总统“金穹”导弹防御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

“卫星上的防护措施就像考虑飞机上的防护措施一样，好吗？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太空军作战部队司令部（CFC）司令格雷戈里·加尼翁中将最近在 2 月空天部队协会（AFA）战争研讨会圆桌会议上告诉 TWZ 及其他媒体。“我不会透露具体细节，因为我希望那些保护措施能起作用，对吧？我不想告诉北京和莫斯科我做了什么。”

“但保护和防御卫星不能仅仅靠保护和防御来完成。你不可能永远逃避欺凌者。有时候

你得转身出拳，”加尼翁继续说道。“所以，保护和防御虽然必要，但不足以实现空间控制。我们还需要作为联合部队的一部分，具备攻击能力。”

当时，加尼翁还强调，挑战中国不断增长的空间能力阵容，是推动其追求新型反太空进攻能力的关键驱动力。

加尼翁当时还表示，“[中国]主席决定从外太空建造世界第二好的遥感架构，而这正是我们现在拥有的。”“所以 2013 年初，他上台时，他拥有的卫星不到 100 颗，而这正是中国在外太空拥有的总数。他们现在大约有 1900 个。其中 500 多颗卫星是遥感卫星，专门设计和网络化，用于追踪太平洋中的机动部队，如美国航母、驱逐舰和巡洋舰，以及部署在太平洋周边的飞机。这些建筑都是有目的的。目的是提示他们的远程火力武器。”

怀廷将军在昨天的 SMD 研讨会上还表示，中国，尤其是其反卫星能力，仍是美军在航天领域面临的最大挑战。

“第一是我在发言中强调的反空间武器的发展。”“这些都不是未来的可能性，”航天司令部负责人说。“你们中有些人多年来玩过战争游戏，我们必须赋予‘红军’（扮演模拟对手的一方）额外能力，也许可以提前五年，给他们我们预期的装备。不，我们讨论的能力是真实存在的，它们今天依然存在，我们必须面对它们。”

“这些包括直升反卫星导弹、地面激光、干扰器和机动共轨反卫星，以及像 SJ-21 这样的双用途卫星，这些卫星可以锁定我们依赖的导弹预警和防御卫星，”航天司令部负责人在开场致辞中说。“他们明确地扩展了对我们依赖的卫星进行持续进攻的军事选项，这些卫星是我们用来保卫家园和投射力量的。这些发展意在削弱我们当前的太空优势，并可能为中国在太空中的机动和后勤优势带来优势，而这在陆地、海上或空中绝不会被接受。”

这里提到的 SJ-21 卫星自 2021 年发射以来一直是特别热门的讨论话题。它配备了抓钩臂，已证明能够拖曳太空中其他卫星。表面上该装置旨在用于非军事用途，如轨道维护和碎片搬运，但显然有潜力被武器化。

一般来说，所谓的检查型卫星能够与太空中其他物体会合并机动，具备发动各种不同手段的攻击（包括破坏性及其他方式）以及情报收集的能力。这包括动能攻击，检查员可以作为拦截机直接撞击目标。多年来，美国军方官员一直警告检查卫星的双重用途潜力，尤其是在俄罗斯将卫星送入轨道的例子背景下。

这进一步说明了美军未来可能发挥的反太空能力。上个月，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特别地发射了首颗希望成为新型任务机器人飞行器（MRV）卫星星座中的一颗，这些卫星能够为商业和军用客户执行在轨加油及其他维修任务。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和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NRL）在 MRV 配备双机械臂的有效载荷开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关于 MRV 及其武器是否也能发挥进攻性反太空角色的问题已经被提出，你可以在这里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美国官员还经常引用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卫星技术进展，以及其他国家的做法，来反驳对太空持续武器化的担忧。顺便说一句，两年前，美国政府公开指责俄罗斯同行正在追求一种新型核武太空反卫星武器。

“这得看你坐哪儿，对吧？但说美国政府有责任保护其公民免受新兴威胁，对我来说完全合理，”即将卸任的太空作战部长钱斯·索尔茨曼将军去年说。“我们清楚地看到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国家在这类威胁上投入大量资金，无论是高超音速武器，还是来自太空的威胁。所以现在，是美国政府承担起保护美国公民免受这些威胁的责任的时候了。”

索尔茨曼当时是在一次关于金顶太空拦截器的讨论背景下发言，该采访在 Defense One 的“2025 国防现状：空军与太空军”虚拟会议上在线直播。

关于美国军方未来计划中的“综合太空火力”能力，以及其反卫星武器库中具体装备的程度，最终会被多大程度认可，仍有待观察。无论如何，怀廷将军本周的言论至少使积极追求新型反太空武器成为公开记录。